

东方

下

魏巍 / 著

茅盾
文学奖

获
奖
作
品
全
集

第五部 长 城

第一章 枫叶红时(一)

一九五一年秋，枫叶红时，朝鲜前线正进行着粉碎敌人“秋季攻势”的激烈战斗。

五次战役之后，我军由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，开始执行毛主席指示的“持久作战，积极防御”的作战方针。而在敌人方面，由于连续遭到我五个战役的沉重打击，被歼十九万人，兵力不足，士气不高，也被迫转入战略防御。战线基本上停止在三八线南北地区。

在这种情势下，于七月十日敌人被迫接受了停战谈判。但是敌人对谈判并无诚意，仍继续加强准备，补充兵员，增加海、空、炮、坦部队，扩大李伪军，以求一逞。

七月，正值雨季，在朝鲜发生了几十年所未有的洪水灾害，工事不断坍塌损坏，道路桥梁冲断多处。再加上敌空军进行的“绞杀战”，使我粮食弹药不能及时供应。为了改善这种状况，全军上下，前方后方，部队机关都投入到这一严重的斗争中去，一面战斗，一面抢修公路桥梁，构筑粮弹仓库，同时调各高炮部队集于公路、铁路两侧，掩护抢修抢运。这时，敌人乘我们的困难，发动了“夏季攻势”。

自八月十八日起，美李军纠集了约三个师的兵力，向我东线的朝鲜人民军阵地发动了进攻。人民军在粮弹不足的困难条件下，与敌人反复冲杀七昼夜，毙伤敌一万六千余人，于八月二十四日阻止了敌人的进攻。二十七日，我反击大愚山阵地，又毙伤俘敌八千

余名。九月九日,美陆战一师、美二师及伪八师又再度组织进攻。人民军表现了大无畏的英雄气概,巧妙地发挥了步兵火器特别是迫击炮的威力,予敌人以大量的杀伤,打得敌人闻风丧胆,弃尸累累。被敌人称作“伤心岭”的战事,也就出现在这个战役之中。与此同时,我志愿军部队为积极配合东线人民军作战,发起了有限目的的进攻,占领了西方山、斗流峰等要点。这次战役,敌人虽然突进我阵地二至八公里,但却付出了伤亡七万八千余人的代价。敌人的“夏季攻势”,就这样被粉碎了。

但是,敌人贼心不死,九月末,为夺取开城战略要点创造条件,又纠集了美骑一师、美三师、英联邦一师(英二十八、二十九两旅及加拿大二十五旅)及泰国二十一团和菲律宾营等,向我西线部队发动了“秋季攻势”。敌军在大量空军、坦克和炮兵的支援下,向我高旺山、积山里至朔宁,天德山至安峡两个方向展开了猛攻。这次战役虽然残酷激烈,但却孕育着朝鲜战争的一个转折。

郭祥所在的第十三师,五次战役后移至西海岸一带进行了休整补充,进行了“持久作战,积极防御”战略方针的教育。本次战役开始前即开赴前线,正在迎击着敌人凶猛的进攻。

激烈的防御战已经进行了二十多天。在敌人进攻的主要地段上,差不多每个阵地,每天都要打下敌人数次至数十次的冲锋,每个阵地都要经过反复的争夺,许多阵地被敌人大量的炮火轰成了焦土。他们就是在这样严重的情况下经受着考验。

邓军和周仆的团指挥所设在一座山岗的背坡,实际上不过是仓促挖成的两个土洞。一个是作战室,一个是邓军和周仆的住房。山岗上长满了青松和红枫,土洞前还有一道浅浅的溪水。虽然山上山下落了不少炮弹,但是因为地形选择得好,洞子却安然无恙。尤其在那没有被炮火损伤的地方,仍然红叶满山,看去比红花还要鲜艳好看。

这天上午,因为二营方面战斗炽烈,邓军一早就到二营视察去

了。只有周仆留在指挥所里。中午过后，敌人的几次冲锋虽被打退，但是前沿支撑点却被敌人夺去了一处。周仆不免有些焦躁。这时，哨兵进来报告说：

“政委，山下过来了几个人，我看像师长来了！”

“哎呀，怎么没有通知一声！”

周仆说着站起来，走出洞子一望，山下有四五个人，已经绕过那个大炸弹坑，上了山坡。为首的一个，正是师长，他以一向轻捷的脚步嗖嗖地向山上爬着。警卫员在后面给他拿着大衣。不一刻工夫，其余几个人已经掉在他后面去了。周仆急忙迎下山去，向他的这位“抗大”的老同学略显随便但是亲切地打了一个敬礼，笑着说：

“一号，你爬山可真有两下子！”

师长回过头向他的警卫员和两个参谋扫了一眼，笑着说：

“哼，要说爬山，他们哪个也跟不上我！”

“不过，说实在的，谁也怕跟你一块爬山。”周仆笑着说，“你一爬山就拿出比赛的架势，谁受得了啊！”

警卫员和两个参谋也笑了。

周仆把师长让进自己的洞子。洞子很小，刚刚能直起身子。靠里放着两张行军床。壁上挂着一盏陪伴周仆多年的旧马灯，还有一幅标着敌我态势的地图。这里惟一的奢侈品，就是从美军缴获来的一个煤油炉子。不用说，这是警卫员小迷糊搞来的。他见上级首长来到，立刻提了一壶水来，把炉子点着。不一时，小炉子就发出轻盈的声音哼哼起来。

师长坐在行军床上，端详着周仆说：

“老周，怎么几天不见，你就变成瘦猴儿了？”

“你比我也强不了多少嘛！”周仆望望师长清瘦的面容笑着说。

“是不是吃的不够了？”

“那倒还过得去。”周仆拿出他那小拳头般的大烟斗和烟荷包

晃了晃，笑着说，“就是这个困难哪！……这几天，我们老邓饭倒是吃不下多少，烟是一支接一支。我们有两个参谋，烟瘾也够瞧的。他们抽完了，就向我发起进攻。”

“你要不提，我差点儿忘了。”师长笑着说，“我还给你们带来了两条‘大生产’哪！”

师长立刻喊警卫员把烟拿进来，周仆接过交给小迷糊说：

“给参谋们拿出两包。剩下的给团长存着。没有我的话，一概不许乱动！”

这一切都是在轻松、亲切的形式下进行的。但是在周仆的笑容后面，却掩藏着深深的不安。他暗暗想道：“师长到前面来，肯定同本团失去了一〇〇高地有关，否则，为什么要亲自来呢？”想到这里，不免有些难受。当他燃起大烟斗，一抬起头，发现师长正瞅墙上的地图，就更加确定了这一点。于是，不等师长动问，他就带着检讨的口气说：

“今天我们打得不好，把一〇〇高地丢了。我们准备晚上把它夺回来！你看，是不是把反击计划向你汇报一下？”

“不，老周，不忙。”师长笑着说，“说实在话，我今天是到你这里找办法来的。”

周仆惶惑不解地说：

“一号，你怎么对我也客气起来了？”

“不，不是客气。”师长再次郑重地说，“主席指示我们：持久作战，积极防御。这是我们当前的作战方针。可是究竟怎样具体地贯彻这个方针，并没有真正解决。我本来想召开一次师党委会，大家来认真研究一下，当前情况又不允许。所以我就跑到你这儿来了。”

周仆对师长一向怀有钦佩的感情。自从当连级干部起，他就以作战勇敢和战术思想积极著称。多年频繁的战斗，不仅没有挫折他的锐气，而且像纯钢的刀锋，愈磨愈加锋利。此外，他还非常

爱用脑子,喜欢钻研问题,善于总结经验。今天看见他如此郑重严肃,就知道他有一些问题要讲,就一面抽着大烟斗,聚精会神地静静地听着。

“这个防御战已经打了二十天了。”师长闪动着他那深邃的布满红丝的眼睛望着周仆。“这些天,我们虽然丢掉了前沿若干支撑点,却毙伤了敌人八九千人。总的说,打得还是很不错的。但是也要看到另一面,我们的伤亡也比较大。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:我们能不能以更小的代价来换取更大的胜利。不然的话,我们怎么来体现这个持久呢?”说到这里,他沉了沉,又继续说:“在战斗最激烈的那几天,我曾经提出‘与阵地共存亡’的口号。这几天我一直在思考着这样提是否正确。前天三十团的三营营长最后带着十几个战士坚守阵地,整个阵地都轰成了焦土,他们没有叫一声苦。最后只剩下几个人,还不肯向我说明真实的人数。当时我问这个营长:‘你们守得住吗?’这个营长说:‘一号,你放心吧!我们坚决与阵地共存亡,就是剩下一个人也不能丢了阵地。’结果说这话不久,这个营长就和几个战士牺牲在阵地上……这件事使我十分难过。难过的倒不是别的,而是我提出这样的口号,造成了人地两亡。当然,不是说这样的口号应当一概否定,在扼守某些要点时,还必须有一种精神。就是今后也需要这样做。可是,作为指挥员,却不能单纯依靠这个口号来搪塞自己的责任。我们必须认真地在战术技术上解决一些问题,也就是说能够找出一些守得住的办法……”

“事实上,我们也采用了一些办法。”周仆说,“例如兵力上的前轻后重,火器上的前重后轻;还有适时的撤退和反击,来夺回失去的阵地……”

“对,我们是采用了一些办法,”师长接过来说,“但是,这些办法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。当前敌我双方的基本情况,还是像过去一样:敌人仍然占有装备上、火力上的优势,而士兵的战斗力的战斗力则很差,这是由它的战争非正义性所决定的。相反,我们在政治上

处于绝对优势，在武器装备上则处于劣势。双方力量的消长，必然会有一个过程。这是很清楚的。但是我们不是机械唯物论者，我们不能等待改善了武器装备才去战胜敌人。我们需要发挥主观能动性，需要现在就拿出办法来抵消敌人的火力优势。老周，说实在话，这些天我都没有好好睡觉，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。可是，遗憾得很，我没有想出什么办法。昨天晚上，我的脑子才霍然一亮，想起主席的话，‘只有蠢人，才是他一个人，或者邀集一堆人，不作调查，而只是冥思苦索地“想办法”，“打主意”。须知这是一定不能想出什么好办法，打出什么好主意的。’我看我就犯了这种毛病。所以，今天我就跑到你这里来了。”

周仆由于精神过于集中，没有注意茶壶的水已经沸腾起来，被冲开的壶盖，呛啷一声滚在地上。他连忙拾起壶盖，熄了火，倒了满满一茶缸水，端到师长面前，然后笑着说：

“说真的，我们只是忙于应付情况，这方面的经验还没有好好总结哪！”

师长端起茶缸，一面吹散热气，一面问：

“你们有没有一些单位，这次打得比较好，而伤亡又比较小的？”

“这当然有。”周仆笑着说，“我们的三连打得就比较好。他们前两天，打下敌人几十次冲锋，自己的伤亡还不到二十个人。”

“怎么，还不到二十个人？”师长的眉毛一扬。

“如果我记得不错，大概是十八个人。”

师长神情兴奋，笑着问：

“郭祥这个嘎家伙，他又出什么鬼点子了？”

“据说工事修得比较好。”

“什么样的工事？”

周仆一时回答不出，涨红着脸说：

“我们还没来得及看呢……听他们营长说：敌人要打炮的时

候，郭祥吹一声哨子，他们就隐蔽在工事里，外面只留一两个哨兵观察；等到敌人炮火一停，他们就跳出来反击敌人。”

“大家都是这样打法。”师长显然不满足地说，“问题是：为什么别人的工事被炮火摧毁了，他们的工事没有被摧毁呢？”

周仆一时回答不出，师长不禁埋怨道：

“老周，你们当政治干部的，也要多关心点军事嘛！”

周仆正要回话，只听前面的枪炮声骤然激烈起来。他急忙跨出洞子，对着作战室问：

“王参谋！前面有情况吗？”

王参谋从另一个洞子里钻出来，说：

“据刚才二营报告，敌人正掩护着抬死尸呢！”

师长立刻从洞子里走出来，叉开脚步问：

“在哪个阵地前面拉死尸呀？”

“八连。”

师长严肃地说：

“你告诉八连，一个也不能叫敌人抬走！”

“敌人已经放了烟幕。”

“放了烟幕，就不好办了？”师长把手一挥，“给我向烟雾里打！”

参谋应声退去。师长偏着头看了看太阳，又看了看表，已经下午三点钟了，就转向周仆说：

“我要到三连看看。”

周仆脸上立刻显出为难的样子。他的大眼睛闪了几闪笑着说：

“依我看不要去了。我把郭祥找来，跟你详详细细地汇报一下，也是一样嘛！”

“不，我要亲自看看他的工事。”

“你看天也晚了。”周仆指指太阳说，“我们走到也看不清了。”

师长笑着说：

“你这个老周真有一套。上次你说太早，这次你又说太晚，我知道你搞的什么战术！”

“好好，既然这样，那我就陪你一块去吧！”

周仆跑到作战室，给团长打了电话，叫他赶快回来。接着又招呼小迷糊说：

“你把那烟再带上几盒，那里还有一个烟鬼呢！”

小迷糊给周仆拿上大衣，随同师长出发。不一刻工夫，这位外号“爬山虎”的师长，又嗖嗖地跑到人们前面去了。

第二章 枫叶红时(二)

越过一道山梁，他们就沿着山边的小径穿行在峡谷里。山径上堆满了厚厚一层落叶，还夹杂着敌人不惜血本从飞机上撒下来的大量传单。脚步踏上去，发出索索的响声。山谷里的稻田，已经抢收完毕，高粱只扞去红穗，剩下的高粱秆儿在飒飒的秋风里摇摆着。

他们愈往前走，炮弹坑愈多。矮矮的松树和灌木的枝条都被烧得黑乌乌的。敌人的炮兵校正机，在头上不死不活地哼哼着，一阵阵排炮不时落在这边和那边的山谷里。师长毫不理会，只偶尔抬起头来望望那架校正机，照旧走自己的。快要接近前面山口的時候，团部带路的小通讯员，忽然停住脚步。他长得又虎势又机灵，圆乎乎的小脸上，闪动着一双猫眼。他把冲锋枪往后一背，沉着小脸说：

“首长们！前面就是敌人炮火封锁区。平时我服从你们，这会儿你们可得听我的了！”

师长望望他那天真而又异乎寻常的严肃的神态，不由得微笑起来。

那个小鬼又说：

“等会儿，敌人的排炮一落地，我们就猛跑过去，谁也不许慢腾腾的！”

“好，好，我们大家都归你指挥！”师长点点头笑着说。

说话间，一阵排炮打在山口，立刻腾起一片黑烟，接着是一阵轰隆隆的巨响。小鬼喊了一声“跑啊！”接着猛跑了几步，回头一看，师长和周仆只不过加快了一点脚步，并没有跑。小鬼急得什么似的，两个猫眼骨碌一转，从挎包里拿出两个蒜瓣，一个鼻孔里塞了一个，连声喊道：

“快快！毒气！毒气！”

小鬼说着，箭似的猛跑过去。师长和其他人也不自觉地跟着他跑了起来。等到跑过山口，大家才放慢了脚步。师长一面喘气一面擦汗，说：

“什么毒气，我怎么没闻见味儿呀？”

“我也没闻见什么！”周仆说。

参谋们纷纷地问：

“小鬼！你闻见了没有？”

小鬼脸偏向一边，眨巴着一双猫眼鬼笑着，还现出两个小小的酒窝儿。师长斜了他一眼，说：

“哼！别问了，我们这些老兵都叫他骗了！”

大家哄地笑起来。

师长有兴趣地望着小鬼，问：

“这个小家伙，你多大啦？”

“十六啦。”他眨巴着眼。

“你什么时候参军的？”

“才不几天儿。”

“好，不几天儿，你就学会骗人啦！”师长哈哈笑着，又问，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杨春。”

“他的小名叫大乱，是凤凰堡杨大妈的儿子。”周仆代为介绍，“自从杨雪牺牲以后，杨大妈就又把他也送来参军了！”

“噢！……”师长感情深沉地应了一声。隔了半晌，才感慨地

说，“真是一位英雄的母亲！我好多年没有见她了。”

师长赶上几步，和杨春并着肩膀走，一面说：

“杨春！下次给你妈妈写信，一定替我问个好。我在你们家养过伤，你一提她会记得我的。”

说过，师长又抚着他的肩头说：

“小鬼！你这次来朝鲜，可要好好干嘛！”

杨春咕嘟着嘴说：

“我有心好好干，就是他们不放我到前方去。”

“这还不算前方吗？”师长笑着问。

“这算什么前方！我要到步兵连去，一枪一刀地干。”

师长回过头对周仆笑着说：

“你看你的这个兵思想还不通哪！……看起来，这小嘎子，跟郭祥是一类角色！”

大家向前走了一程，向左拐进一条更窄的山沟。这里弹坑十分密集，几乎一个挨着一个。许多大树被炮火拦腰斩断，地皮烧得乌黑。周仆指指前面一座歪脖山说：

“前面就是鸡鸣山了！”

话刚落音，从前面矮树丛里跑出两个人来，向师长恭恭敬敬地打了一个敬礼。师长一看，正是三连连长郭祥，后面跟着一个挎冲锋枪的小通讯员。他们虽然满身泥土，但都扎着皮带，把腰煞得细细的，裤脚也用带子扎紧，显得十分利索英武。

师长显然很高兴，一面赶上去握手，一面带有批评的意味说：

“又不是外宾，还来接我们干什么！”

“我们怕首长认不得路。”郭祥笑嘻嘻地说，“你看这山都打成秃子的脑瓜了，要没人带，怕你还真找不到哩！”

师长见郭祥精神抖擞，满意地望着他笑了一笑：

“你们这一次打得不错，听说还有一些创造，所以我要来亲自看看。”

“创造？”郭祥不由一愣，红着脸说，“我们没有什么创造呀！”

“一号今天主要看你们的工事。”周仆解释说，“你先领我们看看，随后找几个人座谈一下。”

郭祥点点头，领大家上山。一时绕过大炸弹坑，一时跳过歪倒的树干。整个山坡，果然被打得像癞痢头似的。再往上走，已经分不出弹坑，因为经过炮火反复地耕犁，已经成了一片暄土。郭祥回头看见师长和团政委深一脚浅一脚的，心中老大不忍地说：

“一号，你要了解什么情况，打个电话，我跑一趟不就行了？干吗非要亲自来看？”

“嗯，有些事就是要亲自看看才行。”师长从暄土里拔出腿说。

师长和团政委的到来，一方面使郭祥兴奋和感激，一方面又担心首长的安全。好在天色已经黄昏，正是前线上沉寂的时刻，只偶尔有几发冷炮落在附近。郭祥打定主意，想尽快地带他们看完工事，免得发生意外。在这一点上，周仆正与郭祥的想法相同。但师长却想利用这个机会，得到更多的东西。在这个经过炮火洗礼的阵地上，他的步态越发从容，煞像一个爱好风景的人，贪婪地观察着周围的一切。

师长站在交通壕里，首先看了看敌方。可惜暮色苍茫，只能看到敌人阵地的轮廓，和炮弹出口时的闪光。山下有一条小河，像一条曲曲弯弯的白蛇，静静地躺在敌我之间的山谷里。在我方的阵地上，师长立刻发现山顶上只修了一些假工事，真正的工事却修在半山腰里；根据自然地形，挖了一道半圆形的交通壕，就像罗圈椅的椅背一般。交通壕里修了若干有掩盖的火力点。在暮色的掩护下，战士们正在抢修被炮火打坏的工事。堑壕里发出一片小镐小锹的响声。师长顺交通壕走着，一面同战士们握手，一面进行亲切的慰问。指导员老模范和排长们，也纷纷赶过来向师长敬礼。整个连队都因为师长的到来，显得十分兴奋激动，听得出小镐小锹的响声都有点不一样了。

在交通壕外面的山坳里，也有镐锹的响声传来。师长往下一看，那里有一片模模糊糊的人影，就随口问：

“那里在挖什么？”

“正在埋敌人的死尸呢。”郭祥答道，“这几天天气热，死尸都发臭了。要不埋起来，明年春天瘟疫流行，对群众也不好。”

师长点点头，又问：

“在这个凹凹里打死的敌人不少吧？”

“伤的不算，光死的也有七八百头。”一个战士插嘴说，“胜利以后，在这儿开辟个苹果园，收成准错不了。都是上等肥料！”

人们笑起来。师长回头一望，见这个战士生得像小炮弹似的，精力充沛，性格幽默，很逗人喜欢，就问：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他叫齐堆儿。”郭祥笑着介绍说，“现在是我们的四班长。是我们连的老资格了。上次，打敌人喷火坦克的就是他！”

“首长不认识我，我可认得首长哩！”齐堆儿笑着说，“一号，你当营长的时候，一讲话老爱说：‘同志们！这次打仗，我们一定要用刺刀杀出威风来！’有没有这话？”

师长的脸上浮出微笑，眯细着眼说：

“东西庄那次拼刺刀，有你吗？”

“有哇！”齐堆儿兴奋地说，“那时候，我年纪小，一个日本鬼子把我拦腰抱住，摔倒了。他骑在我身上，正要下毒手，我一瞅，他皮带上挂着个小甜瓜手榴弹，我就嗖地拉开了弦。吓得日本鬼子撒腿就跑，我就用他的手榴弹送他回了‘老家’。那次，你还奖给我一个小本呢……”

“噢，是你呀，小调皮鬼！”师长哈哈大笑起来，上前握着他的手说，“你不是复员了么，怎么又来了？”

“有一分热，发一分光嘛！”齐堆儿笑着说。

郭祥老是担心首长的安全，见齐堆说个没完，就向他挤挤